

中国

新文学大系

1949-1976 第五集 长篇小说卷3

主编 王 蒙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CHINESE NEW LITERATURE SERIES, 1949—1976

In 20 volumes

VOLUME V: NOVELS—Part III

Editor-In-Chief: Wang Meng

Deputy Editor-In-Chief: Zhang Delin
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 1997

Shanghai, China

中国新文学大系

1949—1976

第五集 长篇小说卷三

主编 王 蒙 副主编 张德林

编辑：本书编辑委员会

出版：上海文艺出版社

发行：（上海绍兴路74号）

经销：新华书店

印刷：上海中华印刷厂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20.75 插页 6 字数 573,000

1997年11月第1版 1997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5,000册

ISBN 7-5321-1518-6/I·1205

定价：35.00元

《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—1976》编辑委员会

顾 问 赵家璧 丁景唐

主 编 江曾培

副主编 郝铭鉴

编 委 左 泥 邢庆祥 江曾培

郑 隼 郑宗培* 郝铭鉴

(按姓氏笔画为序,*为本卷执行编委)

本卷责任编辑 郑 理

封 面 设 计 袁银昌

版 式 设 计 蒋福海

目 录

铁道游击队	刘知侠 (1)
保卫延安	杜鹏程 (49)
青春万岁	王 蒙 (85)
林海雪原	曲 波 (137)
红日	吴 强 (191)
上海的早晨	周而复 (259)
烈火金刚	刘 流 (319)
野火春风斗古城	李英儒 (359)
三家巷	欧阳山 (407)
创业史	柳 青 (457)
红岩	罗广斌 杨益言 (525)
李自成	姚雪垠 (575)
笑傲江湖	金 庸 (619)
跋	张德林 (657)

铁 道 游 击 队

刘知侠

作 品 简 介

《铁道游击队》是一部以抗日武装斗争为题材的新传奇小说,根据抗战时期活跃在山东铁路线上—支游击队的斗争事迹写成。由煤矿工人和铁路工人组成的铁道游击队,在大队长刘洪、政委李正的带领下,在临枣线上展开武装活动。后又西去临城附近,以微山湖为依托,坚持津浦干线的对敌斗争。他们毁铁路、撞火车、夺军火,创造出无数惊人的英雄业绩。敌人曾疯狂地“扫荡”、“清剿”,但都被一一粉碎了,直至抗战胜利,迫使近千人的日军铁甲列车部队投降。作品歌颂武装起来的工人对日寇英勇顽强的斗争,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。小说题材独特,故事性强。艺术结构上受古典小说《水浒》的影响,疏密相间,可合可分。

根据《铁道游击队》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一九五四年一月初版本,节选其中第二章、第九章、第十二章、第十九章的一部分。

第二章 老洪飞车搞机枪

王强和老周谈洋行杀鬼子的故事后不久，鬼子三掌柜就从医院里出来了。养伤一个多月，仿佛并没有减轻体重，还是那样胖胖的，扫帚眉下边那一对凶恶的眼睛，时常眯缝着，嘴角拉得长长的，金牙在闪着光，咯咯的笑着，他是比过去更痛快了。因为最近调来两个新鬼子，他被提升为大掌柜，每天大捆大捆的金票子都经过他手，除了上缴，他个人的保险柜里，一叠叠的金票在增高着。

每逢当他看到王强，便把王强拉到身边的椅子上，递给最好的烟，向玻璃杯里倒满啤酒，像招待上等客人似的，拍着王强的肩膀：

“你我朋友好好的！”

“好好的！”王强笑着点点头。可是心却在扑通扑通的跳着。心想：我没有杀死你倒“朋友好好的”了。

的确，自从三掌柜出院当大掌柜以后，对他比过去更客气了。这一点使王强心里常犯嘀咕。是的，他当大掌柜能捞钱，他是高兴了。可是为什么偏偏对我很好呢？他难道从我身上看出什么破绽么？他知道是我领人杀了两个大掌柜而感激我么？不会的。那我打他两枪他认为满意么？也许是他怀疑我，怕我再收拾他这大掌柜而拉拢我么？还是他藉着亲近进一步侦察我呢？每次和这新任大掌柜见面，王强脑子里都在翻腾这些问题。总之一句话，鬼子对他越客气，越引起他的警惕。

从洋行发生事以后，鬼子把洋行高墙上都扯上电网，铁大门都下了锁，从旁边另辟一个小门，天一黑也落了锁。洋行的鬼子床头上都添上短枪，尤其是新大掌柜枕头上多一把锋利的东洋刀。

王强听别人讲,他没打死的三掌柜,过去在军队里,很会使东洋刀,据说捉住游击队,都是他来砍头。他砍的干净、利索,而且一气动砍很多。王强咬着牙齿心里说:这个眯着眼、咧着嘴对他十分客气的家伙,实际上就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鬼。所以每当鬼子掌柜的把他拉到椅子上,递烟献茶的时候,王强从吸着的纸烟的烟雾里仿佛看到了血淋淋的、被东洋刀杀掉的中国人的脑袋在滚。虽然脸上笑着说:“好好的!”心里却在骂道:“我×你奶奶!我没杀了你,咱总是死对头!”

晚上王强对老洪说:

“我不想在洋行了!”

“怎么回事?”

“我两枪没有打死他,他现在却对我格外亲热了,这倒使我犯寻思,是不是他在怀疑我?他越想拉拢我,我越犯疑心,×他奶奶!只恨我一时心慌,没有打准。打死了倒省这些啰嗦。谁知道他肚里卖的什么药?我想了又想,还是不在那里的好!”

王强望着老洪的脸,等着他的回答,因为从山里出来,上级指定是老洪负责。同时,他俩自小在一起,从个人感情上,也是以老洪的意见为意见。老洪的性情刚强、果断,他只要认准要作的事情,没有办不到的,就是刀山他也要攀上去。王强比较犹豫,遇事有时拿不定主意。

“你暂时在那里再待一个时候!”老洪说,“现在我们已经和山里取得了联系。我们最近要加紧干出点成绩来。你在洋行车站多注意着点,遇有军火武器,我们要搞一点。这些天,扒车也困难了,鬼子发现货车常丢东西,火车上有鬼子伪军押车,前天晚上我们扒上去,被一阵乱枪打下来了。……”

“怎么?没有伤着人么?”

“彭亮的裤裆里打穿了两个窟窿,还算没伤着人。昨天他们哭丧着脸对我说:‘看样子鬼子不叫咱吃这两条线了!’我狠狠的对他们说:‘鬼子什么时候也没说过叫你吃两条线呀!要吃就得干,以枪对枪,就是你空手叫他逮住,也别想活,咱有枪,揍倒一个正好,揍倒两个,就赚一个。’他们才点了点头说:‘对;过去我们也曾和炭警用煤炭拚过的;有枪

就干！’现在是组织起来，武装起来的时候了，你在车站上要多注意一下武器的问题。什么时候搞到了枪，你就离开洋行，既然出了那回事，在那里也够提心吊胆的，不过没搞到枪你就出来，搞枪就困难了。”

王强点头说：“对！我再待一个时期。”

一天，站上甩下一节铁闷子^①货车，王强领着脚行来卸货，打开车门一看，是从外路运来的日本商品，东洋花布、糖、化妆品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，小车队一车、一车的往洋行推。老王推的满头大汗，刚卸完，洋行鬼子叫把这节车推到月台边，另外装货，跟晚上×次票车运走。

王强有些累了，他领着工友们把卸空的铁闷子车推到站台边。当他问车站站务人员装什么货，货物司事对他说：“军用。马上就运到。”

一会，车站外开来了两辆军用卡车，车上满装着军用品，成捆的军装、皮盒子、子弹箱还有一些稻草包扎的捆子。在押车鬼子的刺刀下，他们一捆捆的从汽车上背下来，王强背上一个稻草捆子，觉得很沉足有三四十斤。用手一摸，摸着一个枪栓，他知道这是步枪。虽然十分累了，汗水直往脖里流，可是突然一股劲来了，放下一捆，就去背第二捆，当鬼子威吓着吃累的工人，骂着：“八格亚鲁”时，王强一挥手臂，叱呼着：

“用劲呐！快点！”

他是那么有劲的来回搬着，鬼子拍着王强的肩膀称赞着：“你的大大的好好的！”王强抹着脸上的汗，一边搬一边说：“我的二头的！”

“好好的！”

不一会两汽车军用品都运到站台上了。洋行和车站的鬼子点清了件数，到票房里去写军运货单，一个中国人货物司事，把厚厚的一打填好的发货签，交给王强，王强把发货签一一拴到各个单件上，他往两个较小些的稻草捆上拴发货签时，注意到有两个铁腿叉出来，支在地上，他知道这是两挺机枪。他偷偷的数了数其他的稻草捆，一共十六捆，他

^① 上边有盖子的货车。

估计一捆足有五六支步枪，那末，总共约有七八十支步枪，加上两挺机枪，正是一个鬼子警备队的武装。

站上的手续办妥以后，接着在鬼子的监视下，一件件装车，王强首先扛了一大件军装装在车角里，工友们有的扛大件，有的扛小件。王强叱呼道：

“先扛大的，扛小件装蒜种么？”

经他一喊想去搬稻草捆的，都去扛军装包了，因为比起来稻草捆小些。军装皮盒子弹箱数量最大，都装到车里边了，直到装枪时，车里已经满满的了，稻草捆只有装到车门两边，当王强扛着机枪往车上装时，只能放在车门口了。

装完以后，鬼子叫把车门拉上，王强和另一个工友，从两边哗啦啦把带滑车的铁门拉拢来，又把两个铁鼻合住。鬼子站长用粗铁丝穿过两个铁鼻缠住。砸上了铅弹^①后叫脚行把车推到二股道，等九点客车挂走。

把装好的闷子车推到二股叉道后，工友们喘着粗气对王强说：

“二头，咱可该歇歇吧！”

“好吧，到洋行门口歇歇吧，我也累了，这一会大概没啥活。”

工友们都在洋行门口，蹲在自己的小车旁边，抽着烟，有的去找水喝，王强拉着一个工友说：

“老张，你在这先替我照顾一下，我到对面去买包仁丹吃！我肚子有点痛，一会就回来。”

“你去吧！”

王强顺着车站向西去了。

当他一离开车站，脚步就加快了，满头大汗的回到陈庄，找到老洪，一把把老洪拉到炭厂小屋里，低低对老洪说：

① 铅弹有个小孔，把铁丝两个头交叉插进去，用带符号的钳子用力把铅弹一压，铅弹和铁丝就打在一块了，压扁的铅饼上出现了发货站的符号，收货站见到铅饼的符号动了就不收货。

“有武器了!”

“在哪里?”老洪眼睛发亮了,着急的问。

王强把刚才装军用车的情形谈了,最后兴奋的说:“两挺机枪,八十多棵步枪,都用稻草包着。还有子弹箱,跟九点西开的客车挂走。”

“搞!”老洪摇了摇头,握紧拳头,斩钉截铁的,“咱们部队太需要武器了。”

老洪想到山里自己的游击队,大多数背着土枪土炮,有的还扛着矛子,在抗击着鬼子,一次和扫荡的鬼子遭遇,他被鬼子的机枪压在一个小坟头下,坟头的草都被打光了,好不容易才把一个班撤下来,一个战士被打伤。想到这里,他狠狠的对王强说:“搞!现在也该我们使使机枪了。”

老洪一说能搞,那是他准能办到的,可是一想到怎样搞的问题,王强有些皱眉头了,他沉思了一下,抬起头对老洪说:

“可是装在铁闷子车里呀!车门都用粗铁丝缠着。×他奶奶,铁闷子车上没有脚蹬,又没有扒手,车开着怎么上呢?”

“难是不假,不过搞还是得搞。错过这个机会,就不容易搞了。”说到这里老洪更果决的说:“我一定要搞到手的!你放心就是!”

“我想和你一道去,可是晚上还得接客车,装卸货没有我恐怕会惹起鬼子的怀疑,怎么正是丢枪的那天你不在站上呢?”

“你马上回站去吧!我一个人搞!”

“不!老洪!”王强很担心老洪出什么危险,亲切的说,“你还是多约几个人搞好!”

老洪摇摇头说:“人多了没有用。又不比敞货车,四个角都有扒手,脚蹬,四下一齐都能上去,这闷子车一个人的扒手脚蹬都没有,怎么容那么多人呢?而且他们扒不上去。人多了倒碍事。顶多找一个可靠的,在下边捡枪就是了。”说到这里他对王强说,“你快回去吧!时候久了,会惹起怀疑的!”

王强临走告诉老洪,这节车一般都挂在最后,如有变化,他会即来告诉,如不来就是在最后了。为了以防万一,老王在铁闷子车上,用粉

笔画下圆圈作为记号，嘱咐罢他就走了。

王强走后，由于兴奋，老洪坐在乌黑的小炭屋子里，在搓着手，不时在反复的念叨着：我一定给咱们的游击队搞一些武器送去。想到部队他马上记起，临离部队时，张司令用宏亮的嗓音对他说的话：“同志！你年青，勇敢，会扒车到铁路上要搞出一些名堂出来呀！在铁道线上拉起一个游击队是很了不起的啊！在鬼子心窝里，大血管上插一把钢刀，也叫鬼子知道咱八路军的厉害！”这些声音仿佛又在老洪的耳朵里响着。如果搞到手，张司令接到这批武器，他会指挥队伍，用机枪把鬼子打得头皮发麻的，到那时候，他会对所有战士和指挥员夸耀着：“还是我们的老洪呀！这是老洪送给我们的好礼物呀！”想到这里，老洪在暗笑了。他对自己说：“他会这样说的：我一定会搞到。把这游击队最需要最宝贵的礼物送给他。”

想到怎样搞法，老洪站起来，抽了支烟，在小屋里来回走着，王强的话是对的，铁闷子车是不好上的。手抓住什么呢？只要抓住个东西，根据自己扒车的技术，他是能上去的，可是脚踏在什么地方呢？站不住脚如何拧铁丝呢？一些问题绕在他的脑子里。他在不断口的抽着烟，在揣摸着铁闷子车的每块铁板，每个棱角，甚至每个螺丝钉都考虑来，考虑去。因为他对车身的每个地方都很熟悉，正像骑兵熟悉他的马，渔夫熟悉他的船和水性一样。

老洪自小生长在矿坑和铁道边上，父亲是木匠，可是四五岁的时候，就死了父母，成为一个孤苦伶仃的苦孩子了，靠他姐姐抚养。他姐姐嫁给铁路上一个老实的搬闸工人，姐夫很喜欢他，经常带着他到铁道旁边的闸屋子里去值班。姐夫只要他在屋子里玩，不让他靠近铁道怕出危险。他在闸屋子里隔着小窗，望着外边轰轰隆隆的火车来回跑过，飞跑的车轮与铁轨磨擦的声响，震得窗棂哗哗的，小屋的地都在颤动。开始他有些害怕，以后他慢慢习惯并且喜欢这轧轧的音乐了。甚至他能在这震天动地的声音里，躺在小屋的床上睡去，一觉醒来，他会听出，窗外跑过的火车是货车还是客车，货车是载重的还是空车皮，他从车轮的轧轧的声响上，能判断出火车飞跑的速度。有时他呆呆的站在姐夫

身旁，看着客车上车窗里的旅客，心里想着，自己什么时候能坐在上边，让火车带着自己飞样的跑，是多么开心的事情呀！

十来岁的时候，老洪已经像一个大孩子一样，提着饭盒，从家里来给值班的姐夫送饭了，没事他也会提着管子跟着铁道边的一群穷孩子，在铁道两侧，矿坑周围，检焦核子了。他有一次送饭后，看到从站里开出一趟货加车，到闸屋边走得很慢，他避开姐夫的眼睛，偷偷的抓着扒手，跳在一节车的脚蹬上，让火车带了他半里路，因为车已离站速度就加快了，他心慌想跳下来，可是当他一离脚蹬板，像一个棉球似的被抛出去，沿着路基的斜坡滚了好远，当他吃力的站起来，膀子在痛，头和手都被斜坡的石块擦伤了！他绕路走回闸屋子拿空饭盒回家。他姐夫看到他的模样，问他：

“小本，你又和谁打架了么？”

“嗯！”他像承认的样子。

“怎么这次吃亏了！有谁欺侮你了么？”姐夫知道他是孤苦的孩子，由于没有父母兄弟，常会受到有钱孩子的欺侮，但是姐夫也知道他是个勇敢的孩子，就是三个孩子打他，他也不示弱，胜利总是他的，他是有骨气的。这次是怎么回事呢？姐夫关心的问道：“谁欺侮你，你告诉我，我下班去找他，你不要欺侮人，可是咱也不能受别人的气！”

“没啥！”他笑着回答，提着饭盒就走了。

以后，他还是偷偷的扒车，他慢慢摸着车的脾气了。他已演习到能在半里路外上下车不翻筋斗了，一次被姐夫看见，把他拉到身边，很严厉的嘱咐他：

“你可不能和这怪物开玩笑呀！不小心，它碰你一下就比什么都厉害。以后不能再傍火车边哪，你没看到火车轧死的人吗！”

他是见过被火车轧死的人的，能把肉和骨头压成酱，轧的比刀切的还齐，可是有铁轨那样宽的那段骨肉没见了，像酱一样都被列车上的铁轮带走了。

当姐姐知道苦命的弟弟，好扒车玩以后，把他叫到跟前，含着眼泪吵他：

“你要作死么？火车能作稀糖玩么？他碰一下就筋断骨折呀！爹妈死的早，把你留给我，我能叫你作孽吗？你要听姐姐的话呀！”

姐姐是心疼他的，为了怕姐姐难过，他说：

“姐姐，我不去扒火车了！不过，你也别把火车说得太厉害了。”

“不厉害，也不许去！”姐姐命令他。

怕姐姐难过，有几天他不扒火车了。可是一听到火车的轰隆声，心里就痒痒。尤其在刚会又不太熟练的当口，他又和检焦核的一伙，偷偷扒车了。这群在铁路沿上生长的穷孩子们，一看见火车就没命啦，正像靠近河边的孩子热爱河水一样，他们热爱着火车。河边海边能练出游泳的能手，铁道沿上也能练出扒车的英雄来。开始他能在出站五里路外上下，以后他能在两站之间，火车走到正常的最快的速度上，像燕子一样上下。他是这群孩子中间扒车最出色的一个。

一天，一个脸上有疤的检焦核孩子，为了在火车上露一手给同伙看，扒上正跑着的火车把帽子掷下，又急跳下，抢着戴上，再一伸手扒上最后的那节车上去了。别人都在想学。帽子掷下，跳下去抢帽子，还没戴上，待要上时火车早就轧轧的过去了。

小本很不服气，他扒上一列跑着的火车。跳下，急跑近铁路边的瓜地，摘了一颗西瓜，一只胳膊挟着，一手又抓着车扒手上到列车最后的守车^①上去了。当守车上的打旗工人，看见从下边的脚蹬上爬上来个孩子，很吃惊的问：

“你是干啥呀！”

他笑着把西瓜递上说：“大爷：天很热，我来给你送个西瓜吃！”

老打旗工人笑着接过了西瓜：“你这孩子真行，再别这样上车呀！火车跑这么快，容易出危险，到车站再下去吧。”就把西瓜放回车里，可是回头看时，小孩早不见了。当老工人望着车后像紧往后抽似的两道具铁轨，送西瓜的小孩已站在很远的道旁，在向他挥手了。接着小孩就向打旗工人老眼所望不清的同伙那里跑去了。

① 守车就是货车的办公车，往往挂在列车最后。

同伙的小孩子们，都为他扒车的神速咋舌。

从十来岁，他都在铁道旁边，检焦核学扒车一直到十六岁，他已经像个大人了，为了生活，他提着矿石灯到矿坑里去作挖煤工人。他和王强在一个井洞里干活，他们是很好的朋友，小时扒车时都在一起很要好。现在他已能自立了，王强家有空屋子，他就搬到王强家住，因为他性情直爽，个性倔强。好打抱不平，在矿井里常和领工把头打仗。没干二年就被开除，后来王强父亲托人说情，因为他受不了工头的气，又用挖煤的钎头打破把头的头，被开除了。现在已经是十八九的人了，还能去吃他姐姐么？他不去。白吃王强么？也不甘心。在饥困到极点时，他看到一列一列的煤车，往外运，心里：“奶奶的×！这里边也有我的血汗。”便爬上火车，扒了一麻袋掷下了，跳下了扛着到街上卖掉，换烧饼吃。饿急了，他就这样子，来吃这两条线了。

在枣庄煤矿附近，一些穷困的工人，低少的工资，不能养家糊口，有的在下窑回来，会扒车的也大着胆爬上煤车，向下掷煤炭吃两条线了。“这是我们血汗挖出来，弄两块下来烧烧，算什么呢！”

一次，老洪爬上煤车，正遇到一个押炭警，用木棒把一个叫小坡的扒车的少年，打倒在炭车上，头上的血流在炭渣上，他用炭块砸倒了炭警，把小坡挟着，救下车来。由于他的义气、勇敢豪爽，以两条线为生的这一伙子，都很佩服老洪。

鬼子占领枣庄以后，煤矿一度停工。那些过去为工人撑腰，为工人说话，向资本家斗争的矿上最好的几个工人头领，号召工人武装打鬼子，拉出一批工人成立抗日游击队，他也去了，在队伍上，他才知道领头的几个工人是共产党。在游击队里，他眼睛明亮了，知道了共产党是自己的党，是受苦人民的救星。他更了解到工人阶级的地位，前途，斗争方向。所以他在游击队里作战很勇敢，很得到指挥员张司令的喜爱。上级为了要开辟枣庄的工作，掌握铁路线，便把他和王强派回枣庄来了。

现在，老洪在小煤屋子里，来回绕着小圈子，在想着搞武器。由于

铁闷子车不好上，他在苦苦的抽着烟。当他联想到这铁闷子车是挂在票车上时，他的眼睛突然发亮了：“从连着它那节客车后边那个脚踏板上去，再过渡过去不行么？”因为刚才他把思想都集中到这个铁闷子车上，现在他突然，从另外一节车上把问题解决了。他一阵阵的高兴。直到这时，才发觉屋里完全黑下来了。

已经将近七点了，他忙点上灯，从床底下，摸出一个虎头钳子，插在皮套里，挂在自己的裤带上。用一根宽布带紧紧的扎了腰，因为这样更显得利索，掖了手枪，吹熄了灯，就出去了。

他想了一下，就一直到了西头小坡家里。这是一个很破的小院子，几间草房，像经不起风吹雨淋、斜歪着要塌下去的样子，屋门口在冒着火光，显然他家晚饭吃晚了。

“小坡！”老洪喊了一声。

“谁呀！”一个十六七的细长个子的青年，从屋里走出，看着他那迅速的动作，简直是窜出来的，显然他是个机灵的小伙子。

一见老洪，便扑上来，握着老洪的手说：

“洪哥：你找我么？”

“你还没吃饭么？”

“又要断顿了，今晚我只叫小妹妹光给妈妈煮点稀粥吃，妈妈病刚好了，日子真难过！”

“有病没啥吃能行么？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？”老洪从腰里掏出两块钱，还有五毛零钱，“去，两块钱给妈妈养病，零钱给你兄弟和妹妹买点煎饼！我腰里只有这些了！”

“这哪能行呢！洪哥！”小坡感动的不知说什么好，“老是花你的钱，上次妈有病，亏你付了药钱，没吃时，你总买煎饼送来！洪哥，我怎么报答你啊……”

“你快别啰嗦这些了！”老洪把小坡截住，“难道我很喜欢听你这些话么？快把钱放下，走！我找你有点事商量。”

小坡大大的眼睛里冒着感激的泪水，把钱送回屋里，就出来握着老洪的手走了。老洪又把他拉回炭厂小屋，把灯点上。

“今晚有炭车么？也该弄两包炭了！”小坡问老洪。

“一会我去搞车，你跟我去好么？”

“好！太好啦！你一定带我去啊！”小坡平时是个欢乐的青年，嘴很巧，小戏他听一遍，就会唱了，只是生活的困难，常使他皱着眉头。现在听到老洪要带他去搞车，他脸上又浮上笑容了。

“你有胆量么？”老洪郑重的问小坡，两眼像两道电光样瞪着小坡。胆小的人都会在这眼光下，耷拉下眼皮。

“有！”小坡没有离开老洪的眼睛，肯定的回答，“我只要和洪哥在一起，我就什么也不怕！”

“行！有种！”老洪点头说，“我叫你办点事，你能办到么？”

“能！就是上刀山我也能去！”小坡说，“你救过我的命，你对我好！洪哥，这些话你不爱听，一句话，你相信我吧！”

“好！我相信你的！”老洪从桌上拿两个馒头，一段咸鱼，“你快吃饱，我告诉你作的事！现在已快八点，时间快要到了。”

小坡吃着馒头，老洪慢慢的对他说。

“事情很简单，你吃罢拿一个小铁锹，偷偷的穿过车站西那个桥洞，到铁道南沿，找一个小坑爬下，等九点客车往西开过去以后，你就沿着铁路南沿往西走，看到从车上掷下的东西，你就捡起来。掷什么捡什么。把它捡到稍远的掩蔽的地方。我到王村站东三空桥就下来，回来找你，击掌为号，记住了么？”

“记着了！”小坡笑着说：“原来就这么点事呀！”

“要紧的是任何人都不叫知道！”

“好！任何人都不叫知道！你放心就是！”小坡再度表示决心。

“时间到了，八点了，还有一个钟头，那么，咱们走吧！”

他们从庄西头，向野外走了，天很黑，风很凉，远远的车站和煤矿上一片雪白的灯光。他们绕小道向车站西的桥洞走去，因为到那里，他们才分手。

在漆黑的路上，小坡提着铁锹，低低的对老洪说：

“洪哥，听说，你要拉队伍打鬼子，我要跟着你干呀！上次敌人来